

从《逍遥游》中辨析众人可否得逍遥？

张瑞佳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集中展现了庄子的一大主要思想——“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思想。本文先通过分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的相关论述，解读全篇的事例，点明逍遥是“去执”和“无我”，也是循道而行，顺应和借助天道做人做事。只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实现真正的无拘束与自由。再依据前文所点出的逍遥的内涵，揭示了众人也可通过转化实现逍遥。

关键词：逍遥；众人；大；小

中图分类号：12

文献标识码：A

《逍遥游》一篇作为《庄子》首篇，集中体现了庄子的一大哲学思想。初读《逍遥游》，笔者单一的认为，在庄子看来，只有“无所待”，才能够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状态。而今再读《逍遥游》，对文中的“大小”、“有待和无所待”以及真正的“逍遥”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何为逍遥？

在《逍遥游》全篇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庄子在创作时选取了多个对照组进行“大”和“小”对比，并且依据行文的变化，庄子对大和小也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并非单纯以“崇大抑小”“大为逍遥”的态度横贯全文。最终，也通过“大”与“小”对比向众人揭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遥？

（一）大小之辩

全文开头，庄子便通过引用《齐谐》之言，向我们描述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鹏，鹏的脊背，不知有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展开的翅膀就好像天边的云。后又引出蜩与学鸠的对话“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其实，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鹏依靠自己的翅膀和六月的风，展翅高飞，离开北海，去往更为宽广的南海。这其实就是一种突破，突破原有的环境和认识去追求更自由更宽广的世界。但是，蜩与学鸠由于自身体形受限，仅能“抢榆枋而止”，并且也简单地认为“小”的生活方式“亦飞之至也”。所以，庄子在这里抑“小”实际上抑的是蜩与学鸠因自身的“小”而缺乏远大的志向，并且轻蔑而自大的认识，这不是逍遥者应有持有的态度。

往后，庄子又引入了另一大小例子的对比，在这里的小大展现出另一风貌。在尧让天下于许由时，尧说道“太阳和月亮出来了，而小火把还不熄灭，它的亮度，要和日月相比不是太难了吗！及时雨降下了，还要灌溉田地，对于滋润禾苗，不是徒劳吗！”尧将太阳与月亮比作许由，自己比作小火把，提出让天下的请求。但是许由并未同意，而是自比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的鸛鷯和饮水不过满腹的偃鼠，不去艳羡名利，闲适自在的生活于自然之中。这里因为许由清楚知道自己内心所渴求的并非功名利禄，知道自身得以生存的根本为何，知道“我之所以是我”的根本缘由是什么，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真正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与需求，不因看似更有吸引力的名或者利而改变自己。所以庄子一改先前对“小”的态度，呈现了对许由“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的赞扬之态。

同时，这里于之前的蜩与学鸠相比，鹓鶵和偃鼠同样为“小”但因对自我有清晰认知，了解自己内心所需，选择适宜的方式，并且对他人的生存方式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许由虽拒绝了代尧治天下的请求，但也充分的肯定了尧的政绩。蜩与学鸠不仅因个人渺小无法理解鹏的远大志向，还耻笑鹏的高远志向。“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正说明此。

由此可见，从庄子的视角出发，大与小中的“大”指个体所持有的境界、自我认知的深浅，而“小”则指生命的局限。而真正的逍遥者无关乎身形体积大小、身份的尊卑，而关乎个体的自我认知和人生境界的大与小。

（二）逍遥之本

通过大小之辩后，庄子也引出了对“逍遥”阐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在《庄子·杂篇·天下》一文中，庄子将治道术者分为四类：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结合本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宋荣子能够“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这几句就说明他有自己的荣辱标准和是非善恶，便不会因为世人的称赞而洋洋得意，也不会因世人的非议而感到沮丧。这是他基于自己内心对自我清晰地认同，故不会被外界的价值观念而扭曲。并且，他也不会放弃自己内心的价值准则，去适应或者迎合其它观念，更不会停止对于自生命价值的思索，不离于真，谓之至人。返回原文，庄子对于他的评价确是“未数数然也”“犹有未树也”这说明，虽然宋荣子能够面对功名利禄不为所动，但他依旧无法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从儒家入世的观点来说，他所提倡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宋荣子虽然能够明辨毁誉，或许是处于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目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宋荣子或许也会过于坚守自己的内心，而忽略了别人的所长之处，固步自封，难道不也是陷入了蜩与学鸠之境？所以并非真正的“逍遥”。

那么真正的“逍遥”是什么呢？在后文肩吾和于连叔的对话中提到了两个人分别是神人和尧。其中神人不食五谷，不为天下事而忧虑，遨游四海，却可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尧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安定了海内的政局，到姑射山上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后，怅然若失，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作者认为这体现了无功和无名双重境界。神人不主动地去建立功业，不将名利作为自身的价值标准，是“去执”也是无功；尧即便有功于社稷，也不居功，是“无我”也是无名。可谓“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才是真正的逍遥。

二、众人可否皆逍遥？

从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知道了，“逍遥”于体积的大小无关，关乎个人内在的认知和自身追求的境界。那么，而蜩与学鸠该如何“逍遥”？我们能否逍遥？

（一）“大小”与逍遥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从文中我们能看到，鲲能够从北冥到南冥，首先，它需要通过自身努力从鲲化成鹏，之后振翅高飞。他需要的唯一外力就是海运，但是海运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每年六月都会来临，而鲲鹏只需等待时机的到来，便可扶摇而上，背负青云，直至南冥。这可以说是十分接近无待了。我们再来看蜩与学鸠，奋力向上飞去，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有时飞不上去，便回到地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蜩与学鸠虽也做出了努力，但是依旧无法突破身体和思维上

的局限，达到逍遥。

庄子在后文中也论述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不及大这样的事情处处可见，人的寿命相较于朝菌、蟪蛄应为长，但相较于冥灵、大椿微乎其微，与长寿的彭高祖相较而言我们的生命太过于短暂渺小，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然而，现在我们已为众人，但不能徒悲而已。真正“逍遥”无关乎外形的大小，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小，去争取寻求“无待”。例如，在某一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在庄子看来这种人他们的局限性是最大的，他们自持才能，不愿有所突破，就像是斥鴳不理解并嘲笑鲲鹏为什么要向南飞。宋荣子能定乎内外，辩乎荣辱，不受外界其他思想的干扰，不向外界去汲取什么，这可以说是迈向无待的第一步；到了列子相较于宋荣子就更进一步了，不仅不再向外渴求，自己本身也杳然空然了，随风而起了。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外在的小，到达了鲲鹏的境界，离无待只剩下风了；再向前，则是与天地同体，顺应万事万物地变化，从有限进入无限，就是真正的无待了。到了这一步，早先的己、功、名早已消失无踪了。也就达到了“逍遥”的状态。

（二）众人之态与逍遥

诚然，逍遥无关乎大小，纵使追求逍遥每个人都可以突破小，化为大，甚至走向无待。但是毕竟大小之别存在于客观，鲲鹏仅需等待海运即可逍遥，调与学鸠则需先突破“去执”，再走向“无我”才能到达逍遥。于调与学鸠而言，逍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那么未达逍遥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逍遥者呢？庄子给出了两个态度，一个是不卑，另一个是不嘲。

首先来说不卑。不卑是指未得逍遥者，在面对已得逍遥者时，不应该自惭形秽。庄子举尧让天下于许由这一例子来说明这个态度。在尧看来“自己不过是小火把，无法于日月同辉；许由则是及时雨，在及时雨来临时，不再需要灌溉农田。”从尧与许由的对话中，我们能够读出，尧再面对许由时，他是“有执”的，是卑微的，希望通过自己的请求，请许由将天下治理的更好。再看已经达到逍遥的许由，再面对尧的请求时，他说“予无所用天下为”，也就是天下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许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天下已经被尧治理的很好了，自己去治理也并不会变得更好。如果自己在此时接手了天下，不过是给自己带来一个好的名声罢了，而于天下而言并无益处。而好的名声对于自己来说也毫无裨益，所以许由才说此时的天下已经对自己毫无用处了。

值得注意的是，许由在这里对待尧的态度，许由承认尧的功绩。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即使是没有达到逍遥的人，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出一番成就。并且在后文中，尧到姑射山上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后，怅然若失，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在此刻尧也达到了无功和无名双重境界，所以说想要达到逍遥的人只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便好，不必自惭形秽，自感卑微。

其次来说不嘲。所谓不嘲就是指，面对逍遥者有不了解或不满之处，也不应出言嘲笑。庄子举出肩吾问于连叔之事来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是肩吾听到了关于姑射山上神人的描述，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肩吾是一个非常不相信传言的人，所以就将这个消息当做一个笑话告诉了于连叔。连叔却以肩吾为心智聩聩之人，不能知道神人的神妙就在于其不近人情。因为神人本来就属于小的范畴，如果只停留在人的层面，那可正是无望于逍遥。同理，上文中鲲鹏于斥鴳而言就犹如神人于肩吾，鲲鹏的神妙之处就在于要扶摇而上从北冥到达南冥，而斥鴳并不知其玄妙，进而出言嘲笑。所以说如果只停留在肩吾和斥鴳的层面，那将正是无望于逍遥。但是，想要突破人的有限，而去寻求无限，肯定会遭到众人的不理解乃至反对，这是必然之事情，也是众生的常态。在这里庄子则是要告诫那些未得逍遥者不要去嘲笑他们，是

因为只有放下了自己的无知和偏见，试着去加以了解，才有可能踏上通往逍遥之路的原点。毕竟，虽然人人都可以至逍遥，但是逍遥必自个人而始。

（三）众人可否得逍遥？

最后，回到问题的原点，众人能否逍遥呢？

其实，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了一条通往逍遥的道路：即首先我们要收束内心，回归自我内心的平静，避免外界的纷扰；再达到“去执”“去我”；最后与天地合一而至无待。但是，对于众生来说，最重要的环节还是转化。如何才能突破自我小的局限而转化为大呢？针对这一问题，庄子借惠施的提问给出了答案。

首先，要善于用大。惠施对庄子说魏王赐给他了一种大葫芦种子，但是这种种子长出的果实过于巨大。用它盛水，它却无法负担所盛之水的重量；从它的中间纵向分开，作为舀水的水瓢，但是却并没有可以放置它的容器。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惠施再面对这一巨大葫芦时，只是单纯的从它本身的用途出发，把它类同于小葫芦的用法去使用它。显然，这个方法行不通，也无法发挥它特有的用途。但是同样的情况庄子却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庄子给惠施讲述了宋国医药世家，善于制作防止手龟裂的药。也因为此药，该世家世代以漂洗丝絮为生。客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用重金买下该药方，并献给了吴王。也因于此，在冬天与越国的水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得到封土。这就是善于用大和不善于用大的区别。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药方，在宋人的手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养家糊口的传家药方，能通过该药方得到百金便已经是他们认为的用大了；反观客人的用大，他更佳看重吴越之争的契机，借吴王之势，完成自己的用大。同样，客人与宋人相比实现了一定的用大，但客人也仅仅只是得到封土，倘如有才能者更够能进一步的用大，那必定能够获得更大成就，乃至逍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那个巨大无比的葫芦，在逍遥者看来，正可作为一条大船，遨游于江湖之上。从此便可看出，众人于逍遥者从根本上其实本无二致，只不过逍遥者能从小见大，用其大则能至于逍遥。

其次，我们不能用物品的大小去衡量它作用的大小。惠施因庄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举了一棵巨大而无用的大树为例，这颗大树树干弯曲，树叶长的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木匠们也都不愿意去使用它。庄子回答到，野猫和黄鼠狼很小，他们的作用不过是捕捉老鼠，当碰到捕兽的陷阱时，他们也就只能死于网中。再看牦牛，虽然很大，但从捕鼠的作用来说远不及野猫和黄鼠狼。这是因为捕鼠是小用，用小用去衡量大用，那必然会得到，大不如小的结论。然而如果一直局限于小那必然无法突破小，想要实现突破，由小转为大，就要真正的认识到大用是什么。就像那棵树，虽不被匠人们选择，但它也因此获得了它真正的大用。只要“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便可“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可见，众人之所以不能够认识到大用，是因为我们依旧没有突破自身对于小用的局限。所以，当下应该做的不是急着用小用去衡量大用的价值，而是要收起衡量之心，从事物的本质作用出发，进而寻求突破。

三、总述

《庄子·人间世》中这样阐述：“超然世外，欲乘万物以游心，逍遥驰骋，必先了悟宇宙之真谛，才能至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下百川，因容而深邃之境界。”可见逍遥归根结底是指心的逍遥。心的逍遥这条路径虽然困难重重，而且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的自身转变。但还是可以看出，庄子希望众人能够不断的转化自己内心，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种无忧无虑的精神和心灵的畅游，去追寻最高的道，突破被囿圄所束缚的人身，心便天高地阔。

参考文献

- [1]王守华. 庄子《逍遥游》辨析[J]. 郑州大学学报,1980,(04).
- [2]杨锋刚. 庄子《逍遥游》思想旨趣辨正[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04).
- [3]商原李刚. 《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4).
- [4]丘晖华. 浅析“逍遥”之义——以《逍遥游》为例[J]. 青年文学家,2019,(15).
- [5]陈鼓应 译注. 庄子今译今注(修订版)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Can people enjoy freedom from 《Xiaoyao You》?

Author nameRuiJia Zh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City, 450000)

Abstract: A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Zhuangzi》, 《Xiaoyao You》 focuses on one of Zhuangzi's main ideas - the carefree thoughts of "selflessness", "futility", and "anonymit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relevant discourse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small and the big" in "Xiaoyao You", interprets the examples throughout the whole article, and points out that Xiaoyao is "detachment" and "selflessness", as well as following the Tao, conforming to and relying on the Tao in life and work. Only by achieving 'selflessness, futility, and anonymity' can true freedom and freedom be realized.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carefree mentioned earlier, it is revealed that people can also achieve carefree through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Xiaoyao; everyone; Big; small